

斯妤散文精华

SIYU

SANWEN

以凝视梳理时间
以想象重构生活
文学是我的天然屏障
是我亲爱的精神钙片

SIYU

作者简介

斯妤，女，当代作家。中国散文学会常务理事。著有散文集、小说集三十多部。代表作有散文集《两种生活》，小说集《出售哈欠的女人》，长篇小说《竖琴的影子》等。



斯妤八十年代即以散文名世，被誉为当代最优秀的散文家之一。她文锋饱满，才情盎然，其散文既先锋又典雅，既深刻又温婉，深受青少年读者和知识女性喜爱。她曾获鲁迅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当代女性文学创作奖和国内多种散文奖，作品被选入各种经典散文选本和中小学读本，并被译成英文，法文，德文介绍到国外。

本套 CD 精选斯妤散文精华，分六辑展示斯妤笔下的窗外与内心，风景与人生，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著名播音员雅坤，贾际配乐朗诵，采用优质材料精工制作，限量发行 1000 套，既是怡情养性、丰富心灵的佳作，又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



播音员简介

雅 坤 1942年4月25日出生。中共党员。播音指导。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现任主持人研究会副会长。

1960年9月，经北京广播学院培训后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部任播音员。1987年中央台节目改革，创办了综艺节目《今晚八点半》，被聘为该节目的主持人，并调至文艺部直至退休。

雅坤是第一、二届金话筒奖获得者，第一、二届播音作品及主持人作品政府一等奖，并三次获得亚广联大奖。



播音员简介

贾 际 1961年10月生于北京，1983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现中国传媒大学），现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主持人、第三套节目《音乐之声》副总监。

贾际以播音员、主持人、策划、导演、总导演等身份，在20年的职业生涯里，曾几十次参与中央台及国内外大型活动。先后主持综艺节目《今晚八点半》、文学类节目《怀旧金曲》、《感悟情歌》，演播大型人物传记“莫扎特传”。曾数十次获国家级一、二等奖及“金话筒奖”和“亚广联”娱乐节目大奖。他所担任配音的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系列电视片“青春中国”，获纪录片星光奖。贾际是活跃在广播、电视播音、配音领域里新锐的中青年艺术语言工作者。

目 录

第一辑 窗 外

在海边 / 3

静 物 / 7

武夷日记 / 10

窗 外 / 15

故 乡 / 20

第二辑 回 眸

家 / 25

遥远的校园 / 28

梅 林 / 35

碧水长流 / 38

开 始 / 41

写作缘起 / 44

第三辑 大眼睛，小眼睛

凝 眸 / 51

童 年 / 54

稚 语 / 60

大眼睛，小眼睛 / 63

文章作法 / 66

新 雪 / 70

家 事 / 72

规 则 / 74

第四辑 心的形式

读书的历史 / 79

敲 门 / 82

梦 / 85

心的形式 / 87

幻想三题 / 93

给梦一把梯子 / 97

第五辑 某年某月

除 夕 / 103

某 年 某 月 / 107

白 漩 涡 / 111

追 忆 尴 尬 青 春 / 114

有一种眼泪是从
心里流出来的 / 119

第六辑 行走的风景

阿 端 / 1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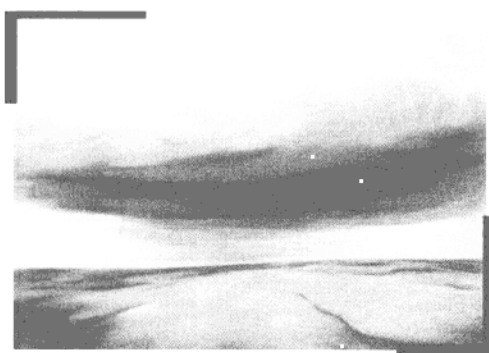
应 婆 子 / 130

方 姑 姑 / 134

玉 兰 仔 / 137

祖 父 / 142

斯
好
散
文
精
华



第 一 辑

窗
外



在海边

我是一个生在海边，长在海边的人。厦门岛四周的海水湛蓝澄碧，温婉妍丽，那近乎透明、终日涌动不息的蓝色衬着岛上西式建筑的红砖绿瓦，还有散立在海滨山坡的芭蕉、椰树、凤凰、木棉，孕育、滋养了一个又一个诗人、音乐家，也使岛上的男子汉们日追一日地慷慨热情。这是南方的海，我故乡的海，终日奔涌喧哗着阳光的海。我曾是一片海域的女儿，它那湛蓝得近乎神奇的宽广怀抱，培育了我最初的温婉深情，明媚清丽。

（然而，丧失温馨情怀仿佛有一万年之久了。这丧失是否和背井离乡、长期漂游在凛冽的北方有关？）

现在，我面对北方这恢宏、壮阔的大海，灵魂突然一阵战栗。大连的海域是如此广袤，如此苍茫，如此晦暗滞重、阴郁沉雄。当海浪雄狮怒吼般地朝岸边席卷而来时，我感觉到的不是人类的伟岸，生命的欢乐，而是宇宙的无限，自然的浩荡，造物主的神秘与威严。

还有时间那亘古不变的循环、流转，人类命运的瞬息万变、无以把握，空间的浩荡连绵、无始无终，这一切，透过脚下这蓄积着原始伟力的海浪朝我呼啸而来时，我心里突然涌起了无尽的乡愁。

（我想要那温柔妩媚的湛蓝吗？我想要那奔涌喧哗的阳光吗？我想要那玲珑美丽的故乡来抚慰我、庇护

我吗？)

是的，我想要梦幻来对抗现实，我想要善良的虚假来抵御严酷的真实。我愿意抛弃清醒、明敏、透彻，重新回到懵懂无知、混沌盲目。

然而人类已无法回到童年。

在名震中外、号称“神力雕塑公园”的金石滩，造物主又一次让我嗒然无语，惶惶不安。

一堵由紫色、白色、灰色条纹相杂而成、浓缩了亿万年宇宙沧桑的叠层石灰岩悚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岩石是六亿年前海洋藻类生物化石而成。巨大而斑驳的断层上，一片莽莽苍苍，凹凸嶙峋。六亿年的时光熔铸了它的苍茫，无数海底生命成就了它的丰厚。时光使生命变成了顽石，生命又使时光得以凝聚。

然而生命毕竟变成了顽石。

同伴们纷纷在这巨型化石前留影，因为这是著名的“天下奇石”(美国地学部主席柯劳德语)，是世所罕见、地球上不可再生的瑰丽景观。我也怯生生地走过去，在摄影师按下快门的那一刹那，做出了一个怯生生的笑容。

我知道照片冲洗出来后，那巨石会更加奇崛伟岸，而我们这些人类会更加渺小委琐。我们在它面前将不复是天地灵长、宇宙主人了，我们和地球上所有生物一样，只是渺小、脆弱的生灵。

是的，面对这无言耸立着的宇宙沧桑史，我又一次强烈地感到浮沉在漫漫时空中的人类的悲哀。“流逝的不是时间，而是一代又一代的人。”一代又一代的人流逝了，沉积下来的便只有一代又一代灵魂对战胜时间、建立不朽的永恒渴望？

希腊神话里有位坚定的西绪弗斯。诸神处罚他，让他不停地将一块巨石推上山顶，而石头由于自身的重量



又滚下山去。明知无效无望，但西绪弗斯日复一日，迈着坚定的步伐下山，将巨石又一次推上山顶。

汽车终于驶上风光旖旎的滨海路。这条依山傍海逶迤而行的公路是近年才开通的。据说这是全国最长的滨海公路，一共蜿蜒三十里。我不知它是否真是全国最长（大连这座城市很独特，它有许多全国之最），但它所展现给我的，确是最新鲜、最独特的。

海风刚烈而强劲地刮，仿佛把我们的面包车当成了待举的风帆，一定要把它吹灌得满满、张扬得高高的才肯住手。滔滔黄海在前，郁郁青山在后（被车抛到了身后），大海以永不止歇的热情呼啸着，奔腾着。凌厉强悍的北方气息灌满了整条公路，弥漫在每个人心头。汽车疾驶着，树木飞掠而过。涛声时远时近，时远时近，一片坦荡无垠中，突然转出一弯苍翠，又一弯苍翠，然后“哗”地一转，一片坦坦荡荡的海滩拥着一湾汹涌涌的海浪出现在眼前。远处近处，偶尔冒出几座红砖小楼，像是在倔强地显示人类的意志。而左侧的青山，则时坐时卧地逼视着这一切，仿佛它也不肯袖手旁观，只要稍有动静，它便会“嚯”地耸身而起，慷慨激昂地参与这个世界的事务……

盘旋在逶迤的滨海路，我更多地感觉到了人类的气息。日月闲闲，宇宙浩浩，人类除了仿效那明知虚妄却仍旧坚定仍旧义无反顾的西绪弗斯外，又能怎么样？我们明知我们无论走过多么漫长的岁月，最终都指向消亡，明知生命有欢乐，更有无尽的劳作和苦难，我们也得迈着“沉重而均匀的脚步”走下去，并且尽可能地使这过程充实、辉煌，充满创造的荣耀。

从海边回到住地，我五岁的儿子突然十分严肃地问我：“妈妈，谁能活得比‘时候’长？”我被他突兀而犀利的追问所震动，一时竟无言以对。如今想来，这

个问题是谁也无法彻底解答的。只有当他长大成人，体味了百态人生，并且终于能够和大自然静静对视，在心里一再问自己，“时光流逝，在这过程中一直保有新鲜生命的东西是什么”时，他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静 物

器皿用具作为物质世界的一员，显然是无知无觉、冰凉呆板的，但那是它们呆在橱窗里，摆在柜台上，和我们无关无涉的时候。一旦它们进入我们的家庭，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它们就被赋予了声音，气味，情感，知觉。它们渐渐成了我们的熟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家庭成员。它们和我们一起凝视这个世界，应对这个世界。它们目睹我们的喜怒哀乐，成败得失。当我们喜气洋洋、兴致勃勃的时候，它们也容光焕发，神采飞扬；当我们忧愁烦恼、沮丧悲哀的时候，它们也黯然神伤，憔悴沉闷。它们，这些没有生命、无法开口的物品，它们甚至也和我们人类一样，既能活着，也能死去；既能存在，也能消失。

我的脑海常常无端浮现出某些已成过往的物品。它们有时成双作对，有时形单影只。它们每次出现都让我怦然心动，因为它们就像一个熟悉的声音，一张亲切的面容，一纸熟悉的笔迹，提示给你很多久违了的场景、氛围、情感、往事，同时让你深深地遗憾，它们也像故人一样，久违了，消逝了。

这时你会蓦地意识到，它们并不是没有生命的，它们也像人一样，能够存在，也能够消失，能够苏醒，也能够死亡。它们，唉，那一叠外婆常用的福州漆盘，那个总是伴着祖父度过漫漫寒冬的竹编手炉，那座每隔半

个小时就要报一次时的老式木钟，甚至那堆被新社会也被老祖母遗弃的、乱糟糟塞在柜子里的过时的绣花鞋，还有那曾经精致小巧却终于被你砸成废铜烂铁卖到废品收购站的铜戥子，它们虽然早已烟消云散，不复存在，但是它们并没有真的消失消亡，它们会在某个时刻突然苏醒，突然复活，并在倏然降临的时候在你心里发出重重的铜锣般的叹息。

你的每根神经、每个感官此时全都奔向故地。你突然回到童年，少年，回到那所闽南海边的“竹篙厝”。你重新见到了亲爱的外婆，亲爱的海湾，亲爱的夹竹桃……你发现斗转星移，时光流逝，可是你那流泻月光的天窗依旧清澈明亮，你那墙上的木质挂钟依旧叮咣作响，你那斑驳苍老的门环依旧斑驳苍老地悬挂在木门上，它们在你推开大门的时候仍旧当仁不让地一阵乱晃……唉，还有那些总是倏然入梦的珠子拖鞋，那些外婆珍爱有加的福州漆器，以及那些节日才会出现在餐桌上的微微发黄的象牙筷子，它们依旧或秩序井然或乱糟糟地呆在柜子里，仿佛你随时都会来开门，来取用……你的童年是那么历历在目，栩栩如生，它既没有老去，也没有变形，它依旧雀跃如昨，它只是暂时封存在故乡的角落里，静静等待你来开启，来重历，来品味。

这时你知道获得巨变的是怎么了。那静静地浮现在你脑海的漆盘，手炉，老木钟，那门环上的斑驳锈迹，天窗里的清澈月光，它们不只是你渡过时光之河的竹筏、舟楫，它们在你目光的辐射下繁育下已经欣然苏醒，获得生命了。它们既和你的童年共生，和你的往昔共存，它们也能穿梭游走，独往独行，在你思念它们、向往它们的时候呼之即出，翩然降临……

是的，死的东西果真具有占领活的心灵这样一种权利，或者说，静止的物品能够在流动的心灵行走，并因



之而受孕成活，生成生长……而我们人类，也在这种对物的深情凝视中，使一去不复返的存在，变得循环往复，生生不息，并于瞬间抵达某种诗意，某种向度。



武夷日记

十月二十日

生为福建人，未揽武夷胜——此桩憾事早在心头缠绕多年了。

早晨，满怀着期待的激动与不安的我，终于扑进了武夷山的怀抱。

汽车在盘旋曲折的山路上蹒跚地行着。渐渐的，车窗外已不是一色单调的山水了。只见一座座突兀昂立的奇峰，竞相奔入眼底，千姿百态，苍翠逼人。有孤峭如柱的，有壁立如屏的，有尖突如笋的，有浑圆如镜的。一片离合断续的山岚中，不时绕出一曲清流，“汨汨”地淌着，却又忽地一转，呼啸着顺峰直奔而去……车越往高处走，越见山各峭拔，水竞灵巧。碧空下，只一派峰峰水抱流，曲曲山回转的胜景。我的心底，突然涌起无限的柔情——这是我们的武夷山，我故乡的武夷山呵！

还是山居好，还是故土亲。这森列的翠峰，这如玉的清流，这澄澈的天空，这漫山的野花，还有故乡大地上特有的亲切气息，会洗尽一切污浊、卑琐、烦恼，而异乡闹市的车水马龙，嘈杂喧哗，只会无端地助长这一切！

突然想起傣家少女来了——今日的初进武夷山，真